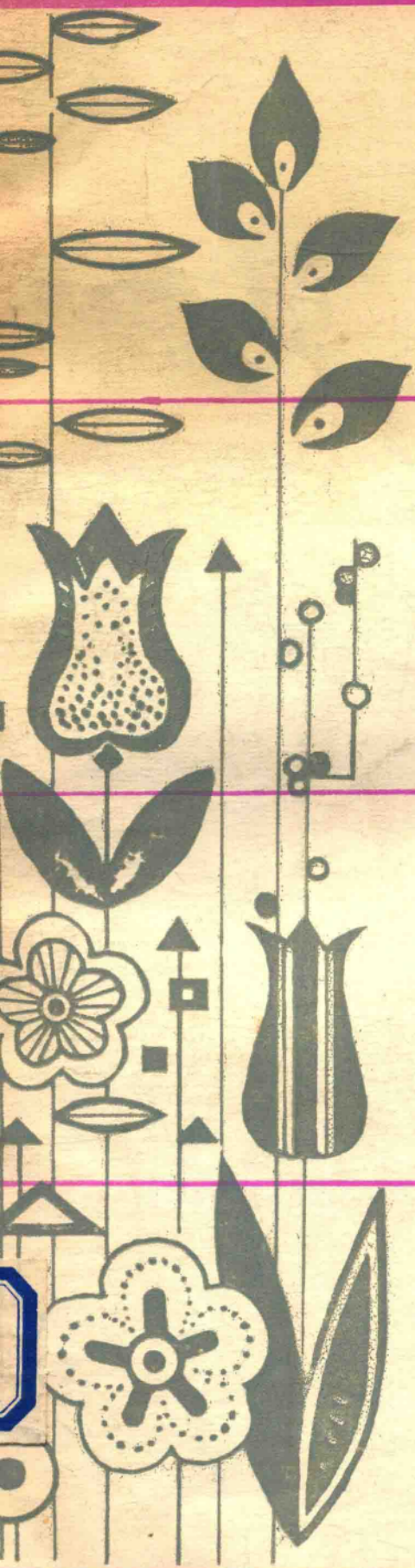


晋东南行署文化局编

演唱选



演唱选

目录

表演唱	放风筝.....马士毅 (1)
	五里铺.....赵锦宏 (13)
	老两口订计划.....王洪文 (16)
曲	玉柱买锄 (襄垣鼓书).....耀光 巾 又 (4)
	说队长 (对口快板).....王之元 (6)
	离乡求婚记 (鼓词).....牛永和 (9)
	神婆吃“鬼” (长子钢板书).....树田 海水 (11)
	心里早有一盘棋 (唱词).....杨笔文 (19)
	将军对棋 (鼓词).....华 群 (21)
	风波亭 (鼓词).....赵怀瑾 (24)
	好青年赵志刚 (潞安鼓书).....李贵斌 (26)
艺	我这一辈子 (相声).....海 山 (28)
	俩老汉爱上了文化站 (快板书).....
	陈志伟 (34)
	乱折腾 (书帽).....正 风 (36)
	公子进城 (单口相声).....张保顺 (37)
	定盘星 (评书选载).....赵巾又 (40)
歌曲	娶了好老婆.....李贵堂词曲 (70)
	党啊, 你比爹娘亲.....汪道哉词 李立山曲 (71)

春节文化走廊

游	笑话浅谈.....本生 (55)
	古代笑话十则.....张保顺辑 (58)
	谜源小考.....加元 (61)
	数字谜.....王石 (64)
	字谜一束.....田保仲辑 (69)
艺	物谜十则.....田中 (63)
	拆合字趣.....何碧 (63)
	关于扑克.....雪莲 (63)
民间故事	尉迟村和敬德庙
	笔文 新乐 新路 (64)
	三女婿拜寿.....李新民 (65)
文艺之友	戏剧名词术语简释..... (67)
	世界文艺之最..... (66)
	浅谈鼓书的“曲”与“字”.....仲祥 (68)

封面设计	插图	题字	印刷	封面印刷
吴正廷	王金辉	张保顺	沁县印刷厂	长治市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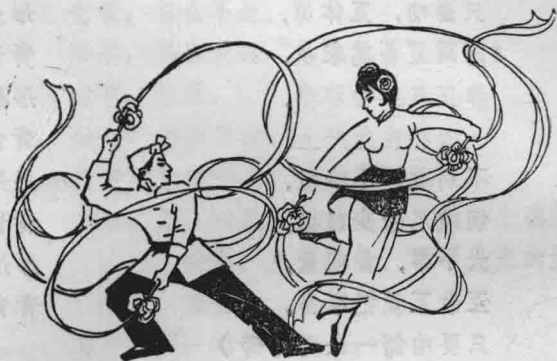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
十二月

· 小演唱 ·

放 風 箏

马 士 毅



人物：青青（女）、彤彤（男）皆二十余岁，一对农村新婚夫妇。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青青、彤彤高兴地上场。〕

合唱：〔太平年〕

三月里，春意浓，
杨柳青青桃花红，
明媚春景盎生气呀，暖融融，
俺夫妻今日去放风筝。

青青：叫彤彤，

彤彤：叫青青，

青青：新婚夫妻——

彤彤：有感情，

青青：咱放风筝表心愿呀寄衷情，

彤彤：但愿风筝荡春风。

彤彤：（白）青青哎，你看这阳春三月，万物复生，多象咱刚结婚的小家庭，满门喜气，欣欣向荣。今天，咱放风筝，寄心愿，你说，这老形式，新内容，叫个啥来呀？

青青：这叫“古为今用”呗！

彤彤：噢！对对对，古为今用。那咱做个啥风筝好呢？

青青：这……（思索）彤彤呀！

唱〔双蝶翠〕

鸳鸯刚成双，
燕儿才上梁，
成家（那个）立业可要算头一桩，
依我看，咱做个“财神爷”风筝
你看怎么样？
财神爷高照咱家业兴旺你说怎么样？

彤彤：唱〔放风筝〕

家业全凭双手创，
依靠财神是妄想，
小心上了当。
哎嗨哎嗨哟，小心上了当。

青青：（白）哎，彤彤——

唱〔双蝶翠〕

两河汇一江，
两家并一堂，
你我（那个）脾性还未细揣量，
要么咱，做一个“和事佬”风筝
你看怎么样？
吉星高照咱和睦相处你说怎么样？

彤彤：唱〔放风筝〕

国泰民安人都想，
和睦相亲呈瑞祥，这话实在行。

(数板)

只要咱，互体谅，
志同道合建家乡，
养正气、去邪瘴，
一心扑在生产上。
不别道，不吵咀，
锅碗尽量少碰撞，
大小事，多商量，
互敬互爱把家当，
只要咱俩一条心(哪)

(接唱)

“和事佬”它有啥用场？

青青：唱〔双蝶翠〕

人要看志向，
男儿当自强，
你搞(那个)农业科研要闹出个
新名堂，
我给你，做一个“奎星”风筝你
看怎么样？
愿奎星，高照你中一名状元郎
(哪)怎么样？

彤彤：唱〔放风筝〕

功名不会从天降，
勤奋努力是正行，别的无指望。
哎嗨哎嗨哟，靠天更荒唐。

青青：(白)照你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行，那咱到底要做个什么风筝呢？

彤彤：这……哎，我说青青，咱是不是从大处从远处好好琢磨琢磨呢！

青青：哟！口气还不小呢！来，彤彤，咱把国家大事计划计划呗？

彤彤：哟！咱能管得了？

青青：那，咱把天南海北的事筹划筹划呗？

彤彤：那……咱更摸不着！

青青：这不是啦！要我说呀，咱刚结婚，才成家，先得把自家搞得和和气

气，

彤彤：这我愿意。

青青：把生产搞得轰轰烈烈，

彤彤：在理。

青青：把家庭搞得富富裕裕，

彤彤：同意。

青青：把工作搞得帅帅气气，

彤彤：当然可以。

青青：只要家庭搞好啦，工作生产上去啦，不就是对国家、对四化做出了贡献吗！

彤彤：噢，是这个逻辑，说得在理。不过……你这是内容不错，形式不妥。

青青：咋个不妥？

彤彤：你看！

唱〔放风筝〕

“财神”、“奎星”、“和事佬”，
都是封建迷信老格调，
咱们都是新青年，
不能来个新套套？

青青：唱〔放风筝〕

话说在理不傍道，
推陈出新算一招，这可做个什么好？你说说，咱做个啥风筝好？

彤彤：这……这可做个啥好啊！

青青：〔猛然想起一件，欲说又止，惑试多次。

(白)彤彤……

彤彤：哎。

青青：你说，咱做个那个风筝好不好？

彤彤：啥风筝？

青青：那个，那个……

彤彤：那个什么？哎呀！你快说呀！

青青：这……(心生一计)哎，彤彤，我提个问题，你能答对，我就告你。

彤彤：看看，你是怎么啦，就象是刚谈恋爱找对象，心里有话口难张。你问

吧，我回答。

青青：那，你听着！

唱〔太平年〕

结了婚，成了家，你亲我爱热落
落。劳动生产当模范哪准没差，
你看咱家里还缺些啥？

彤彤：唱〔太平年〕

新楼房，新摆设，
家俱就占了半个家，
衣满箱柜粮满囤哪够阔啦，
你说咱还缺些啥？

青青：唱〔太平年〕

要想“远”，要想“大”，
这可是你把旨意下。

彤彤：这话是我亲口说，青青呀，“远
大”和缺少有啥瓜葛？

青青：唱〔太平年〕

看看你，再瞧瞧我——

彤彤：对面儿站着咱夫妻俩。

青青：榆木疙瘩不开化呀大傻瓜，
咱们还缺个胖娃娃。

彤彤：什么？胖娃娃？唉呀，你呀！

唱〔太平年〕

刚结婚就想抱娃娃，
这就是你的远和大？
风筝飞起落不下，青青呀，
别人看见要笑掉牙。

青青：唱〔太平年〕

说什么，笑掉牙，
婚后应开幸福花，
生儿育女人常情呀谁笑话，
放风筝要放出咱心里话。
育英才，为国家，
继往开来搞四化，
你说这不是远和大呀是什么？
怎怕别人说闲话！

彤彤：噢，照这么说，养孩子也是为国

家，为四化？

青青：怎么不是。

彤彤：那你说这“娃娃风筝”做得？

青青：做得。

彤彤：不怕笑话？

青青：家家如此，谁人笑话！

彤彤：那，咱就依你的意思，做一个聪明
伶俐，身强体壮、漂漂亮亮的胖
娃娃！

青青：好，咱们做起来。

〔边做边唱。〕

彤彤：唱〔双蝶翠〕

做上个大脑瓜，

青青：聪明又发达，

彤彤：愿他（那个）长大一心搞四化，

青青：安一双粗臂巧手锦绣图上能呀能
描画；

彤彤：装一付长腿铁脚长征路上大呀大
步跨。

彤彤：（白）哎，青青啊，国家现在可是
号召一胎化呀！

青青：咱也就只生一个嘛。

彤彤：生一个，没二话，可咱是生个男孩
孩？还是要生个女娃娃？

青青：你这个人想得太多啦，生男生女咋
计划？你能有把握？

彤彤：我？我有啥把握？

青青：可是呀！要我说呀，男的女的都一
样，生下啥来咱爱啥！

彤彤：好！〔继续做。〕

唱〔双蝶翠〕

彤彤：镶上一束发，

青青：再插一朵花，

彤彤：是男（那个）是女暂且别管他，

青青：我给他，描上一对水溜溜眉哪眼
哪叫他泛呀泛秋波；

（下转第5页）

玉

柱

買

鋤

有一个村子叫
吴铺，

论人口也不过
上百户。

一条漳河村前
过，

靠河岸，住着
个后生吴玉柱。

独自一串土窑
院，

周围还长着许
多树。

这后生长得挺
不错，

高高的个儿米
七五。

白净的脸上透
红润，

两道浓眉似炭
金涂。

明朗朗一双大
眼睛，

内嵌着，两颗

不大不小的黑眼珠。

看穿戴打扮也凑乎，

头发还烫得蓬松黑乌乌。

小媳妇见了都眼气，

大姑娘看了也羡慕。

可就是今年已满二十五，

还没人给他提媳妇。

你问这是怎么回事？

听俺慢慢讲清楚。

这小伙，也不骗，也不赌，

处事待人还怪热乎。

最大的毛病就是懒，

几年来没上地锄过一行谷。

队里头实行联产责任制，
组里头要把谷子包干锄，

给玉柱分了六亩半，

他推推挪挪不去锄。

队长急得把他怨，

邻居他大伯也催促：

“谷子荒了要长草，

不产粮食怎能把饭煮？

猪饱了还要拱拱土，

你怎么就不知道去锄谷？”

俗话说：三日不拿手中生，

吴玉柱几年没有握过锄，

姿势不对乱踩步，

抡起锄头瞎挖糊。

两行谷锄了半上午，

累得他哎哟哎哟直叫苦。

加了火，锄把探出五尺远，

吃奶的力气也全使出。

哪想到力气出的有点猛，

拉断锄勾坏了锄。——

吴玉柱少气没力往回走，

心里头烦躁乱嘀咕。

自言道：“堂堂一条男子汉，

不如个闺女小媳妇。

地不会种，谷不会锄，

象这样到哪讨媳妇？

玉柱活了二十五，

衣服破了叫谁补？

在过去大概工分胡日鬼，

看今后，哪个傻子与咱锄？”

吴玉柱越思越想越后悔，

恨自己真是笨如猪。

苦闷闷来在家门口，

把门一推走进屋。

家里推出自行车，

右腿一跨上了路。

要问玉柱哪里去？

村里头铁匠铺里去买锄。
来到了铁匠铺，
卖锄的姑娘叫秀姑。
这姑娘，两条长辫前后甩，
一双大眼似明珠。
长码码脸蛋高鼻梁，
右腮边有个小黑痣。
一见玉柱把门进，
秀姑笑着忙招呼：

“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天你来真特殊。”

“管他特殊不特殊，
赶快给我挑把锄。”

秀姑两眼直忽闪，
目不转睛看玉柱。
莫非他也大转变？
要不然，今日怎么来买锄？

“玉柱呀，别买锄，
不如买条喇叭裤。
穿起来，多阔气，
摇摇摆摆去逛马路。”
说罢故意做了个小动作，
扭扭捏捏象跳午。
玉柱想笑没有笑，
想要发火动不了怒。
秀姑回到货架前，
细心挑了一把锄。
回过头来又喊玉柱：

“玉柱啊，你当这锄是谁打的？
俺的爹，起码你该叫师傅。”

玉柱冒出了一句话：

“叫师傅？俺还情愿叫岳父。”

秀姑羞得脸通红，
咕嘟着小咀去打玉柱。
玉柱闪身躲一旁，
秀姑想打没打住。
回头坐在桌旁边，
正写什么不清楚。
玉柱等的心里急，
掏出钱来乱咋唬：

“给你钱，递俺锄，
俺正要锄地没工夫。”

秀姑没有接他的钱，
连锄带纸条递给玉柱：

“快拿着纸条回家看，
那上边写得都清楚。”

吴玉柱顿觉得浑身上下热呼呼，
心里有话讲不出。

告辞推车一溜烟，
那速度真能赛过小吉普。

回到家掏出纸条看，
字字句句动肺腑：

“只要你思想有进步，
俺情愿送你一柄锄。

望你扎实好好干，
丰收后多来铁匠铺。”

玉柱乐得合不住咀；

“嘿，这一次买锄还真有门路。

只要我以后干活卖力气，
就能够娶来秀姑当媳妇。”

（上接第3页）

彤彤：我给他，画上一个哗啦啦灵巧的咀
哪叫他会叫爹和妈。

〔风筝做成，边午边唱。

合唱：〔下河调〕

三月阳春佳（呀），

依的儿哟哟，青年心花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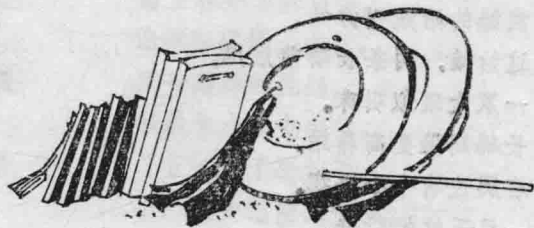
做一个小风箏把心愿来寄托。

愿风箏翩翩起午乘春风走天下，
遍插迎春花。

〔二人放起风筝，载歌载午，随风
箏午下。

說 队 长

王 之 元



甲：打竹板，连声响，
我三步两步走上场。

乙：叫同志，你别忙，
精神不要太紧张，
登台不把节目报，
观众知你表哪桩？

甲：今天来段小快板，
内容就叫说队长。

乙：说队长，道队长，
说起队长好难当——

甲：（白）怎么，你也当过队长？

乙：初级社，高级社，
初级高级到公社，
干了二十又三年，
支书也熬了八、九个。

甲：（白）原来是个老队长。

乙：我这个队长就是老，
运动经了多多少。
“三反”、“五反”加“四清”，
还有“文化大革命”。
落过好，落过坏，
曾经当过“保皇派”。

三起三落三上任，
你看奇怪不奇怪！

甲：队长同志你别急躁，
请你从头往下表。

乙：从头表，办不到，
往事多得如牛毛；
放下小事说大事，
三天三夜说不了。

甲：既简单，又扼要，
按我的要求往下表：
什么时候三上任？
什么时候三打倒？

乙：五八年，大跃进，
群众运动来得紧，
公社召开队长会，
逼着叫人放“卫星”。

甲：（白）放多大的“卫星”？

乙：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一亩施肥一千担，
一亩打粮一百万。

甲：（白）尽是瞎吹牛！你当时是怎么应付的？

乙：我一听，蹦板筋，
尽是胡诌八扯昧良心！
山区条件如此差，
放屁也不管腥不腥，
张三报了两千五，
李四报了三千斤；
不管他们报多少，

我打多报多不哄人。

甲：（白）那可惹下大祸了！

乙：公社领导发雷霆，

拍桌子来瞪眼睛；

又批判，又点名，

当场抓了“活典型”。

说俺是个“绊脚石”，

不折不扣“大右倾”。

整整批了两三天，

大会宣布把职停。

这就是停职下台第一次，

再过十年记得清！

甲：第一次下台真冤枉，

二次下台为何情？

乙：说起来，真气人，

朝中出下大奸臣。

那是一九六六年，

我当队长正起劲。

社员家户有余粮，

集体富裕五业兴。

想不到，十二级台风平地起，

来了“文化大革命”。

甲：大革命，害人命，

弄了一伙红卫兵；

不顾法纪打砸抢，

胡作非为实在凶！

乙：大队支书王三买，

一黑夜打成走资派；

召开群众批斗会，

挂着牌子去交代。

甲：（白）他犯了什么罪？

乙：你要问是什么罪？

罪行治了十大类：

说他反对毛主席，

原因是没把语录背；

说他办了副业组，

想搞复辟和倒退；

说他埋头抓生产，

不问政治烂心肺。

我一听，起了火，

迫害无辜太不对，

勤勤恳恳干工作，

这样的支书有啥罪？！

甲：（白）你又使倔劲啦！

乙：我娘生我六月六，

生就骨头长就肉。

大喊一声发了言：

不能这样瞎胡斗！

好人怎么是坏人，

人头咋能成“狗头”？！

甲：（白）这话说得对呀！

乙：那时候，是非颠倒混黑白，

一句话惹出大祸害，

呼啦上来一群人，

打的打来拽的拽；

把我打了还不算，

说俺是“铁杆保皇派”。

当场夺了队长权。

脖子上挂了木头牌。

又批斗，又游街，

把俺和富农一样待。

从此气得害了病，

卧床睡了整半载。

甲：（白）后来怎么啦？

乙：林彪篡党露真相，

人民认识了中山狼。

党的政策来落实，

我又当起了小队长。

甲：从此后你可放了心，

心安理得当队长。

乙：这回你又说错了，

前进路上有虎狼。

林贼摔死幽灵在，

朝里出了“四人帮”。

“四人帮”，黑心肠，
篡党夺权逞猖狂。
极左路线毒全国，
人民跟上遭灾殃。

甲：（白）真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乙：那个时候学大寨，
农业战线受大害。
瞎指挥，一刀切，
农业结构被破坏。

甲：不论江南和塞北，
都得一律学大寨；
队里没有自主权，
跟着大寨来回摆。

乙：大寨有个虎头山，
咱得有个虎头寨；
大寨搬山造平原，
咱们也得造几块；
大寨地里种玉茭，
咱们不敢种小麦；
当了半辈小队长，
真是活活见了怪！

甲：说见怪，真见怪，
走了样就是反大寨。

乙：那年春耕闹下种，
县里来了王卫东。
王卫东，是孬种，
他逼着社员把高粱种。
他说这样可以过长江，
队长可以立大功。

甲：（白）给你封官许愿了。

乙：我一听，脸铁青，
瞎指挥，把咱坑。
什么节令种什么，
该种什么我知情，
我比你们都精通，
不用你们来教训！

甲：（白）你又使倔劲啦！

乙：不让社员种五谷，
打死我也想不通！
纵然亩产两千斤，
我也不立这号儿功。
你要让我当队长，
休想让我把高粱种！

甲：（白）王卫东咋啦？

乙：王卫东，怒冲冲，
歇斯底里发了疯。
回到县里发通报，
说俺是反大寨的急先锋。
撤了队长还不算，
开除党籍示威风。
俺这回倒是没有气，
但看螃蟹咋横行！

甲：（白）后来又怎么了？

乙：要说后来怎么样，
听我接着往下讲：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
我就开始去上访，
这个说：你这个问题不好办，
那个说：反大寨获罪理应当。
气的我两眼直喷火，
火气一下躺炕上。

甲：（白）极左路线流毒还没肃清啊！

乙：三中全会指方向，
县委思想大解放。
上级给我平了反，
又让我当起了小队长。

甲：分清是非和好坏，
实事求是理应当。

乙：老汉我虽然上年纪，
抖抖精神干一场！

合：这就是，三起三落的小队长，
十年动乱受灾殃。
重整旗鼓重上阵，
实现四化献力量！

离

乡

求

婚

记

牛 永 和

说的是有个姑娘叫周翠芳，
家住在河东桥西小南庄。
中等身材瓜籽脸，
面黄饥瘦不健康。
年纪已经二十九，
到如今还孤零零地不成双。
并不是她实行晚婚有安排，
主要是身价太贵没人想。
邻近村多少求爱青年全脱勾，
送她个外号“高价老姑娘”。
你看她，每日里愁眉苦脸坐在家，
灰心丧气好窝囊。
心里想：“邻近村名声在外没人要，
走生路保险人见一时香。
俗话说“烧土离坡红”，
“河边风才凉”，
要是跑它个百把里，
也许碰巧有希望”。
她思前想后定了音，
到城里先把金牙镶。
跑到澡塘洗了个澡，
理发馆里把发烫。
衣服鞋袜穿戴好，
梳妆打扮离了乡。
一走走了七十里，
来到外县五里庄。

这媒人马上插起招兵旗，
为翠芳尽心竭力揽新郎。
村里刮起这股风，
不少青年心头痒。
这个想来看一看，
那个想来访一访。
落脚还没半小时，
聚来小伙子一大帮。
周翠芳一看入场人不少，
满脸欢笑喜洋洋。
老媒婆来了一个开场白，
周翠芳接着开了腔：
“论价钱城市乡村有行情，
彩礼轻重好商量，
我不会没深没浅伸大手，
要几件零哩八星走过场。
毛巾手绢雪花膏，
梳子香皂斑斑霜。
过门后需要铝壶轻铁锅，
来套方桌椅子大板箱。
又因为家里喂着两口猪，
再外加两包秸子四石糠”。
周翠芳说到这里住了口，
喝口开水润润嗓。
这时青年们直点头，
意思是鸡毛蒜皮挺平常。

悄悄议论小唧唧，
脸上一阵喜洋洋。
这个说，这真是个便宜货，
那个说，价格公道不过量；
这个说，我看问题不算大，
那个说，干脆图贱拾掇上。
周翠芳一听有门路，
干咳了一声压住了场：

“刚才我说的是主要的，
次要的俺再加两项”。

说罢掏出笔记本，

照本宣章往外唱：

“父母双亲要铺盖，

爷爷棺材得买上。

上海手表缝纫机，

白面大米两大缸。

人民币有零有整三百二，

穿戴是尼龙涤卡明晃晃。

隔县礼每里大道整一元，

离娘礼最低也得一巴掌。

我还认下个老干娘，

再给她缝身新衣裳。

天上无云不降雨，

地上无媒不成双。

今次我来到你们村，

多亏了大娘来帮忙。

咱不能忘恩负义没良心，

再奉送大娘丈五的确良。

周翠芳她一声高来一声低，

足足念了大半晌。

等把礼单全念完，

低头看，青年们全都溜了个光。

她气急败坏张咀骂，

震的窗棱嗡嗡响：

“一伙不识货的毛老鼠，

有便宜不拣是窝囊。

我在俺娘家越放价越高，

再过二年还要涨。

若再过上二十年，

赔上你爹娘也别想。”

说罢昂头出了庄，

青年人身后乱嚷嚷：

“老姑娘，四面光。

越大越老越不香，

不觉醒只有一条路，

和尚脚下去烧香。”



神婆吃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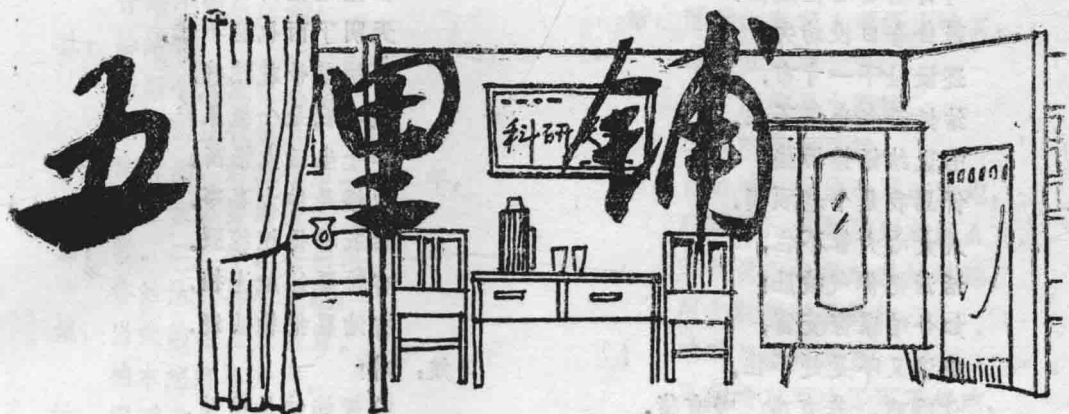
树田
海水

离城十里胡家铺，
胡家铺有位胡大叔。
他大名原叫胡本善，
外号人称“胡涂涂”。
这老汉平时封建讲迷信，
出门办事得先占卜。
得病从不请医生，
求神拜药叫神巫。
这一天他老伴得感冒，
高烧发到四十度。
他儿春竹叫住医院，
胡涂涂说死说活也不让住。
张家庄去请张巫婆，
说她神通广大赛过三仙姑。
张巫婆一见发财机会到，
高兴的连咀都合不住。
她疯疯癫癫到了老胡家，
前院后院都看清楚。
先烧了两刀黄表纸，

说这是从峨眉山传来的驱鬼符。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满口喷唾作演说：
“老胡呀，不得了，
你这家阳虚阴盛有灾祸。
春竹娘人老宏福低，
屈死小鬼把体附。”
吓得老胡赶紧跪下来，
响头磕了无其数：
“老人家，只要俺老伴好了病，
要啥东西你尽管说。”
张巫婆先要红布一丈二，
竹叶青美酒要两壶。
猪头羊头各一个，
人民币要下七块五。
核桃柿饼芝麻糖，
外加两瓶好陈醋。
一斗玉菱八升谷，
说是给神仙押香炉。
各样东西备办齐，
等她明天晚上施法术。
这一夜老伴病加重，
春竹紧守一旁不敢离一步，
下半夜他正要去茅房，
忽听房后叮叮冬冬如捣鼓。
春竹跑到后边仔细看，
只见那巫婆在挖土，
瞧样子象是埋东西，
可天黑看得不清楚。
等巫婆走后他过去，
里边包着个小怪物。
这怪物象个糖做的人，
身長不过一寸五，
软枣鼻子绿豆眼，
小咀是用红纸糊。
黑糖捏了两条腿，
柿并做得一个肚，

春竹忍不住怒火起，
暗骂声巫婆好恶毒。
明天叫你露真相，
今天俺先偷梁换柱。
他先把糖人装身上，
又包了堆狗屎土埋住。
只等明天黑夜晚饭后，
看巫婆怎样把妖除。
第二天刚刚吃过黑夜饭，
张巫婆来到老胡屋。
她穿红挂兰打扮得象个老妖精，
疙脑上还顶了块大红布。
进门来摆好供献烧上香，
双手不住地乱挥午，
两腿一盘上了炕，
迷上眼嘴里咬哩哇啦直嘀咕：
“天灵灵，地灵灵，
南海观音西王母，
北极玄灵东圣帝，
蛤蟆蝌蚪金蜘蛛。
五斗星君共三清，
各路神仙请出府，
今日小神降妖怪，
恳求诸位天师来帮助。
大慈大悲救苦难，
事成后，管叫你等都喝一壶。
泼头小鬼在何方，
出门往北三百步。

地藏菩萨降法旨，
尔等赶快归地府。
冤有头来债有主，
不听劝，休怪小神要动武。”
说罢腾地一下跳下地，
顺手提了把大板斧。
一路挥午一路走，
后跟春竹和胡涂涂。
到了房后她又双膝跪。
两只胖手乱挖土。
挖出红布没细看，
一把就捉住了“小怪物”。
高喊一声：“这鬼名唤丑老鼠，
吾神降法把他伏。”
说罢就往嘴里塞，
眼看这堆狗屎就要咽进肚。
啊呀，坏了，
只听哇呀呀呀连声响，
臭得张巫婆大口大口往外吐。
吓得老胡只打颤，
体温下降了十五度。
白：他倒先降温了。
春竹把昨夜事儿说一遍，
老胡这才有醒悟。
张巫婆连滚带爬溜出去，
胡春竹进城请医上了路。
这就是神婆吃鬼书一段，
望诸位千万莫学胡涂涂。



赵 绵 宏

人物：姑姑、娘、拴柱。

姑：我老婆，本姓杜，
俺娘家就在五里铺。
村村不大人性好，
满打满算十八户。
以前粮食不过关，
后生们发愁娶媳妇。
三中全会指新路，
娘家可算穷变富。
衣服满柜粮满仓，
家家变成长款户。
俺娘家侄儿叫拴柱，
最近就要娶媳妇。
我给拴柱当姑姑，
难道还能没任务？
我趁这正月有功夫，
我到娘家取些布，
瞅空裁开疙瘩住，
结婚营生可不能误。

爬上坡抄近路，
照着院里老槐树。
下坡就是娘家门，
站在门口叫拴柱：
喊：拴柱，拴柱！
娘：我在厨房正呛醋，
听着有人叫俺柱。
老婆我出门往外看，呀呀，
原来是孩家他姑姑。
快进家，他姑姑，
家里搁有新床铺。
瞧你跑了多远路，
喝杯开水暖暖肚。
姑：他妗不必多招呼，
我又没有走几步。
结婚便宜不便宜？
怎么不见咱拴柱？
娘：要说咱个小拴柱，
拴柱可是个捉不住。

个人事情他不顾，
天天钻研果木树。
科学实验是命根，
顿顿吃饭顿顿误。
叫伢去看看他媳妇，
张口合口没功夫。
还没扯下一寸布，
结婚天气也把不住。
咱说结婚排场些，
伢骂我是个老顽固。
人大心大管不住，
活活把你气破肚！
如今咱家穷变富，
经济又不是赶不住。
你瞧我：养有鸡、喂有猪，
又是鹅鸭又是兔，

农付业收入三千块，
多劳多得尽好处。
吃喝穿戴都有余，
咱还能抠抠掐掐娶媳妇！

姑：好、好、好，照、照、照，
你这个打算是正道。
孩子一辈一回事，
可不能小气惹人笑。
就象我这个当姑姑，
也得改变老一套。
要是以往孩结婚，
我最大给他个十块票。
如今不能比过去，
侄儿要当亲儿闹。
我准备：料子裤，买两条，
绸缎被褥做一套。
针织涤纶制一身，
“快巴”还得上海造。
我家付业收入多，
队里分红也很高。
三口大猪正上膘，

过了十五打划交。
他姑夫，编筐筐割条条，
还捎带捉务两羊羔。
拾个粪，割个蒿，
抽空还把药材刨。
天阴下雨也坐不住，
不扶苕帚就挖杓。
过去我是个拖累户，
如今生活大提高。
结婚是件大喜事，
亲戚都得挖挖腰。
有粉要往脸上搽，
有油要把轴头浇。

娘：对！

咱亲姊妹是同胞，
众人拾柴火焰高。
俺柱是个实疙瘩，
他姑你得开导。

柱：我大步走来小步跑，
拴柱我今日着了毛。
苹果树上生了病，
误了时间事非小，
经过研究想办法，
喷洒碱水效果好。
药剂基本配现成，
就是碱面有些少。
进街门，就叫娘，
快给我把碱面找。

娘：正和他姑姑拉家务，
听见回来俺小拴柱。
走出门叫拴柱，
快来照照你姑姑。

柱：走进门，羞满面，
先给姑姑来道歉。
今年正月搞科研，
就没有赶上去拜年。

姑：俺孩不必把礼赔，

没有拜年我不嫌。
你的对象叫个啥？
她离咱家远不远？
计划甚时把婚结，
计划花费多少钱？

柱：姑姑啊！

俺那个对象叫翠莲，
她是西庄代销员。
俺计划，婚期推后二、三年，
新事新办要勤俭。

姑：呀，二三年？瞎胡闹！

你姑姑听罢心还跳！

娘：当娘的这里火星冒。
榆木疙瘩不开窍。

姑：旧话说是个二百五，

时兴话该叫你八毛。

人常说，锣鼓长了没好戏，
不信咱就走着瞧。

柱：人家翠莲觉悟高，

工作积极品德好。

参加过省里劳模会，

还到河南作报告。

俺俩暗暗发誓言，

先集中精力搞创造。

四化途中看贡献，

长征路上比高低。

她争当——商业战线红旗手，

我要在——果木树上来一套。

要想国家穷变富，

发奋图强第一条。

虽说结婚是大事，

这比结婚更重要。

二老好好想一想，

孩子我哪里不开窍。

姑：呀呀，年轻人觉悟比咱高，

雄心壮志冲云霄。

咱考虑的是小圈圈，

伢看的是大目标。

娘：你姑姑，听他小猴瞎放炮，

我不信，媳妇觉悟就那么高。

听我说，今年给我结过婚，

明年就能把孙孙抱。

咱家日子穷变富，

要结婚东西少了可不好瞧。

柱：拴柱开口叫声妈，

你的思想有偏差。

要按你这个计划办，

我这个婚事早吹啦。

翠莲说，党的政策暖万家，

社员个收入大。

有钱应该存银行，

支援国家搞四化。

找对象首先看思想，

决不能为图彩礼嫁给他。

俺二人情投意合结伴侣，

革命路上大步跨。

娘、姑：听了孩子一番话，

喜得咱俩乐开花，

这真是新人新事新风尚，

咱应该并肩战斗搞四化。